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063
10 Nov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六三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9年11月10日星期三,上午11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蒂尔克先生	(斯洛文尼亚)
成员国:	阿根廷	彼得雷拉先生
	巴林	布阿莱先生
	巴西	丰塞卡先生
	加拿大	福勒先生
	中国	沈国放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加蓬	蒙加拉-穆索特斯先生
	冈比亚	贾格内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纳米比亚	西伦先生
	荷兰	范瓦尔苏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蒂罗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伯利先生

99-86405 (c)

上午11时2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卢旺达代表的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依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塔波巴先生(卢旺达)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在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法庭检察官卡拉·德尔庞特女士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欢迎德尔庞特女士并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将在本次会议上听取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介绍情况。

我现在请卡拉·德尔庞特女士发言,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

她向安理会介绍情况。

德尔庞特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出席今天的本次会议。我欢迎这个机会,并希望安全理事会认为我在任期内在此定期发言十分有益。

首先,我希望安全理事会知道,我对被任命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感到非常骄傲。我任职还不到两个月,但已对本职务从事的工作和整个法庭的活动有了总的印象。

但是,我作为检察官,敏锐意识到我的责任。我面前的任务令人生畏。我需要安理会的协助和持续支持,以便顺利实现安理会为我确定的目标。毫无疑问,这两个国际法庭的成功取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积极支持。国际刑事司法的效力和实力最终掌握在安理会手中。安理会表达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并体现了各文明人民依法惩处近年来世界目睹的部分最可怕和规模最大的罪行负责者的决心。安理会在创建这两个法庭时,设计了强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执行机制。两法庭将经常征求安理会的意见,而安理会也必须向那些不履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为其规定的国际义务者充分施加压力。

的确,法庭已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交出被起诉被告方面完全持藐视态度。我担心塞尔维亚会因此成为被控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科索沃犯下严重罪行的被起诉战争罪犯的安全庇护所。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另外,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我们也不能允许克罗地亚共和国因其单方面决定,即法庭不具备调查其武装部队在风暴行动和闪电行动中行动地管辖权,而拒不合作。

为了法庭的成功,独立检察官应该和不应该调查哪些事件,决不能由国家来决定。安理会授予检察官决定调查的权力是一项根本的权力,必须维持;必须保护司法进程免受政治或民族操纵。国际刑事的对象是个人,不是国家或整个民族,对于个案的调查和起诉必须由法庭检察官决定。这项原则特别适用本身参与有关的武

装冲突,因此必须在其领土上进行调查的国家。

安理会已经知道,克罗地亚拒绝同“风暴行动”和“闪电行动”合作;安理会还应该知道,其他问题也将考验萨格勒布对法庭工作的态度。在另一起调查中,本职需要在克罗地亚进行一些现场调查。我们已经请克罗地亚政府作出必要的安全安排,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这项工作今年能够进行。我希望,这方面不需要安全理事会干预。我提请安理会注意,只是为了说明,我们不断需要国家的合作,这是我们机构日常工作的基础。

过去几星期,我自已很忙。安理会可能知道,我完成了我对前南斯拉夫的第一次访问;我到了本职在斯科普里、普里什蒂纳、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和萨格勒布的办事处;我会见了所有这些地方的官员;我会见了稳定部队和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的指挥官;而且我会见了秘书长驻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特别代表。我到了科索沃境内的一个尸体发掘场和我们在波斯尼亚的太平间,见到了我们尸体发掘方案的结果:受害者的尸体。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因为亲眼看到我们外勤调查的许多不同方面有助于了解我们所进行的工作的重要性。我高兴地看到这项工作正在兢兢业业地进行,即使在工作组面临非常困难的条件时。所以,我在学习和了解。

不久,我将同样访问卢旺达。我将前往我在那里的办事处,在基加利和阿鲁沙住几个星期。我在卢旺达的工作已经开始,而且我已经在海牙会见了副检察长和调查主任。我也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卢旺达首席检察官和军事检察官,以及卢旺达大使。这是卢旺达官员第一次访问海牙。但自那以后,我们同卢旺达政府的关系可能已受他们对上诉分庭释放一名被告和解除对他的起诉的重要决定的反应的影响。我非常关切这一案件的情况和法庭有关拖延和违反被告权利的调查结论。我十分遗憾,检察官办公室被批评在这项诉讼中行为疏忽。但是,在我在卢旺达调查一段时间之前,我最好保留对法庭工作作任何进一步的评论。我乐意另有机会再来安理会,具体谈论卢旺达的问题。

今天我仅谈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我要讲两个问题。第一是逮捕的问题。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驻有国际部队的地方,自从 1997 年 7 月以来,稳定部队已经拘留了 14 名被告,其中 4 人是今年拘留的。我希望这一势头能够持续,希望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这一成功的记录极为令人鼓舞,因此我将努力保持我们同稳定部队的合作程度,而且我将继续争取对所有还没有被逮捕的被告,包括那些在最高层人士,采取越来越有力的行动。

但是,有的被告是稳定部队鞭长莫及的。逮捕他们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庭本身能力有限。因此我需要安理会的帮助,以及各国政府和所有其他重要的国际机构的支持。我的前任今年 9 月来到安理会,安理会成员在当时的发言中承认,安理会作为设立国际法庭的机构,有义务支持法庭。一个成员甚至说,安理会这方面的记录不是非常有效,在这方面可以更加积极。我必须十二分强调安全理事会可给法院的支持的重要性。我们并不是轻易寻求安理会的支持。因此,我促请安理会,在我们要求安理会协助时,安理会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创造性地寻找办法,施加能产生结果的那种压力。

第二,我想谈科索沃。我们今年的工作大多涉及科索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证据流失之前迅速行动。我可以告诉安理会,过去 5 个月,我们一直在同来自 14 个国家的法医人员一起工作,这些国家派出了法医病理学和“犯罪现场”调查组。最后一批调查组 10 月 31 日离开科索沃。我现在已经收到一个第一批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虽然法医报告还没有全部完成。今天我想介绍一些确切细节,因为有些数据已经开始在媒体出现。

对在科索沃被杀人数,有不少一般推测。有人期望法庭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查清战争伤亡人数共有多少。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收集有关犯罪指责的证据。因此可以理解,我们的初步焦点只能是调查那些在对米洛舍维奇总统和其他领导人的起诉书上标明为犯罪现场的地点。当然,自从那早期清单列出后,我们的工作已经扩大,但是统计编写所有死亡者人数仍然不是我们的任务。然而,

我的工作人员已经收集了一些可靠的数据。在法庭上提出所有证据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但是甚至在现在这一早期阶段,公众也有正当理由要求我对我们调查结果的性质有所表示。因此我认为,我应该给安理会一些数据。

我们已经收到报告的坟地有 529 个,其中包括已经发现有露天尸体的场所。到今天为止已经检查了 529 个坟地中的约三分之一。192 个坟地的调查工作已经完成。据报埋在这些坟地中的尸体总数为 4 266 具。迄今已发掘的尸体有 2 108 具。这一数字不一定反映实际受害者的总数,因为我们已经发现有坟地被破坏的证据。也有不少坟地,具体的尸体人数无法统计。在这些地方,有人曾采取措施掩盖证据。许多尸体已被烧毁。但在这些坟地,法医证据同罪行目击者的陈诉仍然相吻合。因此,数字本身不一定代表全部事实,而且我们不期望单靠法医证据就能得出确切的总数。

即使如此,我们的工作也能帮助确定死者的总数,而且我们已经在建立屠杀的总格局,这一格局是大量相对较小的坟地。我们一般没有发现数百人埋在一起。有几处确实埋有约 100 人的尸体,但是,通常人数比这小得多;而且,有时有受害者埋葬的报告结果根本得不到证实。为了便于安理会掌握情况,我已编写一份罗列有关场址和数字的详细清单,可供分发。恐怕我无法更详细分列死者的年龄、性别或其他特征。

许多尸体,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尸体,都已清楚确定,而且遇难者的名字常常也非常清楚。因此,我们的工作有助于证实身份这项令人悲哀的工作,不过,这同样也不是我的办公室的主要目标。

总之,我们现在手头已经掌握有关科索沃许多地方许多人所遭遇情况的重要文件资料。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替代此种准确的资料,因为它们是最终将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据。

我们目前正在为明年完成对犯罪现场和千人冢的调查作准备。我希望尽快完成对其余所有场址的法医查验。一直存在的一个危险是,有些剩余的场址有可能在

我们着手查验之前遭受破坏。促使我们今年快速进行挖掘工作的必要性仍然存在。我们不清楚我们会发现多少具尸体。我已经说过,我们在今年已经确认找到 2 000 多具尸体,而我们获悉的总数为 11 334 具。如果我们明年的资源数量与今年相同,那么我们可以在一个季度之内完成整个法医查验方案。我的目标是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因此,我打算争取有关国家能够继续提供帮助,为明年剩下的法医查验工作免费派遣人员。我们不能让工作只完成一半。

因此,我们仍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但我不打算让我们在科索沃的调查行动损害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与克罗地亚有关的其他起诉工作。检查官办公室将在 2000 年开展一系列广泛的活动。

(以法语发言)

如果有国家不履行其合作义务,那么安理会就是国际法庭的执行机构。我今天来到这里正是为了确保安全理事会在这一紧迫问题上进行干预,确保克罗地亚与我们进行协作与合作,提供我们急需的文件,以便完成这些非常重要的调查。

以上是我想提出的最重要几点。我会很乐意回答安理会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尔庞特夫人所作的全面情况介绍。

彼得雷拉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表示我很赞赏德尔庞特夫人出席会议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她的报告非常清楚而深刻地叙述了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和卢旺达问题法庭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希望此类情况介绍将会经常进行,而且其形式也能够继续是广泛的,以便使联合国全体会员受益并增进正义事业和国际法。

两个法庭都完成了机构建立的阶段,现在已在充分运作,开展其司法工作。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已经超越原先的设想。起诉、审判和拘留方面的数据否定了一些人的悲观看法。这些人曾经预言,该法庭在司法工作方面只能起纯粹的象征性作

用。

我们清楚意识到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初期阶段必须克服的具体困难。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该法庭也正进入运作阶段,并且已作出了重大判决,包括自《公约》于 1948 年通过以来的第一批涉及灭绝种族罪的定罪。

正如皮莱法官星期一在大会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检察官办公室目前在进行大约 90 项调查,并且可望在 2000 年提出大约 20 项起诉。

在有关《罗马公约》的谈判期间,两个法庭的审判规程和程序都得到了考虑,并且继续是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正在进行的讨论的重要参照点。因此,它们已在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影响。

尽管有理由感到满意,但是很显然,两个法庭都面临重大的困难和问题,其中有一些涉及组织和行政方面,可以由法庭自行解决。尤其是,必须确保两个法庭之间的适当协调,以便克服因两个法庭使用同一检察官和上诉分庭而引起的困难。

但是,影响司法可能性的那些较为严重的问题涉及一些国家的不合作态度。众所周知,特设法庭的主要特征是,它们缺乏自身的强制手段。由于这一原因,它们很不幸而且不可避免地依赖各国的合作。只有在这种合作下,才能拿出证据,确保逮捕和移送有关个人以及执行判决。此外,应当记住,特设法庭在性质上是特殊的,它们与今后的国际刑事法院不同,因为它们并不是对国家司法管辖的补充,而是超越国家法律制度。两个法庭的《规约》中清楚规定的与法庭合作义务是绝对性质的。不履行这一义务不仅构成对这些《规约》的完全违反,而且还危害当初设立这些法庭的宗旨。

安全理事会不能对这次所汇报的情况以及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吁无动于衷。此事所关系到的是法庭的信誉和安理会的权威。我们完全赞同德尔庞特夫人刚才所概述的各项关切。

最后,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各国不能以任何理由单方面停止与特设法庭的合作。

德雅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们也感谢德尔庞特女士刚才所作的情况介绍。法国曾有幸称赞前任检查官阿尔布尔夫人的工作。我们今天愿重申对德尔庞特女士的充分信任,并祝她圆满完成她实属艰巨的任务。我还记得德尔庞特女士的提名曾受到法国的欢迎。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检查官任务的范围和复杂性。在设立这两个刑事法庭的过程中,联合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国际刑事系统的基础。德尔庞特女士今天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刑事法庭在消除对那些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不加惩罚的情况中显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法庭必须协调各种困难的要求:司法独立性、必须处罚那些被发现有罪的人和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因此,刑事法庭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意识到在重建和平、民族和解和重建法制国家过程中是利害所系什么。这些当然是一些并非始终容易协调的要求和需求。虽然检查官的工作因此变得很困难,但它还是极为崇高的。此外,由于这一任务是在两个不同的业务区域进行的——一个为起诉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罪行,另一个为起诉在卢旺达所犯的罪行——所以使得它变得更为困难。

该法庭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工作具有创新性。就科索沃而言,工作是在科索沃罪行发生后不久开始的,所以可谓是实时性的,或现时的。就在实地暴力开始后,随着 1998 年 3 月 31 日通过第 1160(1998)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实际上已经责成检查官办公室开始收集关于在科索沃境内可能属于该刑事法庭管辖的刑事活动的信息。我们一直不断关注着这些努力,而且法国像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一样,通过派遣现有的法医工作队向该法庭提供了每一项可能的援助。德尔庞特女士刚才向我们准确而又详尽地介绍了她正在科索沃现场所做的工作以及她正在处理的十分悲惨的局势。

卢旺达问题法庭的工作同样重要和困难。因此我们对德尔庞特女士打算不久去卢旺达表示赞赏。我们相信,她亲临现场将有助于解决许多已经出现的问题,而且她将为该法庭的活动给予新的推动,正如她在科索沃所作的那样。

我们还要重申,法国支持该检查官与卢旺达问题法庭有关的工作。我们试图从物质上提供支持,为此为两个听证室提供了视听设备。这种物质支持是重要的,因为检查官的工作部分取决于她所拥有的资源。在这一点上,我们想听一听检查官对她的办公室的物质、财政和人力需求的看法。

最后,如阿根廷代表所说,检查官和刑事法庭的成败基本上取决于会员国的合作。德尔庞特女士就某些国家的态度所作的评论是一个引起整个安全理事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都必须意识到,会员国与刑事法庭合作是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的法律义务。各国不能在某个案件上恣意中断与刑事法庭合作或拒绝与其合作。正如德尔庞特女士所提及和安全理事会必须、而且的确经常所提及,这些是法律义务。

最后,刑事法庭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它们从中执行任务的法律框架的健全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高兴法庭在检查官敦促下作出努力,通过从各法庭体系得到启迪以改进程序。我认为把刑事法庭的行动建立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基础上,并利用当今世界各种主要法律体系的最有效方面是一个好主意。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大高兴地与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欢迎德尔庞特女士今天光临安全理事会,并祝她的重要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两个法庭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它们的工作对结束严重地影响着安理会近来议程的暴力和有罪不罚的循环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欢迎检查官强调追究高级文职、警察和军事领导人所犯受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管辖的罪行。

1993 年和 1994 年,加拿大对创立这两个刑事法庭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安理会为更广泛界定安全的一项新的渐进举措。通过建立刑事法庭,安全理事会这一传统上关注国家间安全问题的机构承认了各国国内严重蓄意侵犯人权的情况也值得国际社会立即作出反应。这两个刑事法庭是不允许这种虐待存在的信号,并因此发挥了加强规范的重要作用。它们对将来的违法者是一种震慑,告诉世人:犯有种族屠杀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必须承担责任。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这两个法庭的成功:不仅实现了对受指控高级人员的监禁和完成了审讯,还作出了开创性的决定。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稳定部队和驻科索沃部队继续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巴尔干的工作给予支持,包括保护和保存证据。

但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支持。许多被指控的战犯仍然逍遥法外,一些国家仍然拒绝与国际法庭合作。正如法庭庭长本星期早些时候在向大会的发言中指出,而德尔庞特女士又在今天重申的那样,安理会对确保各国的服从负有最终责任。我们必须从本安理会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合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所有国家应负的明确义务,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讨论或进行法律争辩的问题。因此,我们再次要求各国履行这些义务。

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我要强调加拿大非常赞同彼德雷拉大使所讲的一点,即国际法庭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刑法的发展,并对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的努力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我们注意到德尔庞特女士今天的讲话侧重于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但我们期待继她对卢旺达的访问后,她将就其调查结果向我们作出同样详尽的报告。

我们赞赏德尔庞特女士就任这两个法庭的首席检察官这一艰巨和重要的职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且要求极高的位置,压力非常沉重。我们相信,她将遵循她的前任、理查德·戈德斯通和路易斯·阿尔布尔确立的优良传统,而国际法庭也将继续推进国际正义事业。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同样热烈欢迎委任卡拉·德尔庞特女士承担这项任务,并向她表示祝贺,如果这样一项艰巨的职责也值得祝贺的话。我们很感谢她今天上午所作的情况介绍。

我高兴地听到,她在初次见面后,对手下工作人员的素质印象深刻,我想,安理会应就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向他们表示敬意。他们开创了新的局面,向我们表明有可能破除有罪无罚的文化。我们深为感谢检察官办公室和整个

国际法庭全体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我希望她将安理会的这一信息带回。

我们同样感谢她向我们详尽通报了巴尔干地区、尤其是科索沃的最新事态。我想,对今年早些时候冲突期间暴行的规模和程度,有一些误传,我们很高兴她立即对此给予了关注。

联合王国继续坚决对国际法庭承担义务,全力支持检察官办公室及其对暴行的调查,以将应对危害人类罪负责者交付审判。我想联合王国像任何单个国家一样,已努力采取步骤,帮助将被告送上法庭,它将继续这样做,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我们听到她还提出请求,表明目前在科索沃需要开展法庭工作。我们将在这方面给予帮助,今后也将如此。

如其他人所说的,各国有义务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规定的责任,将在其领土上居留的被告送交法庭拘押。它们应当服从国际法庭的命令,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我们对被告继续在斯普斯卡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逍遥法外尤其感到关注。

塞族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不能令人满意。克罗地亚有时也不免拖拖拉拉,虽然有时又能够对法庭表示服从。法庭希望我们而我们也应继续与克罗地亚保持直接联系,以确保它作出响应。我们尤其坚持克罗地亚应尽快将被告姆拉登·纳烈蒂利奇引渡至海牙,克罗地亚政府应毫不拖延地在交出关于"风暴行动"和"闪电行动"的文件方面取得进展,达到国际法庭满意的程度。

在这一方面,我想我们必须更严格地反省自己,认识到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确保各国履行其义务。法庭在这一领域开创了新的局面,安全理事会也是如此。我们期待国际刑事法院将很快建立起来,进入实际运作阶段,本着这一期待,我们应当深入讨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确保《规约》得到执行的问题。

联合王国还对卢旺达政府最近宣布中止与卢旺达国际法庭的合作表示关注。我们希望该国际法庭与卢旺达政府将继续携手合作,保持对话。我们注意到在卢旺达政府作出这一决定之前,该政府与国际法庭已开始进行更有效的合作。我们希望

检察官的访问和她的副手重返基加利将有助于为此目的而改善关系。

我们再次感谢德尔庞特女士今天上午所作的情况介绍。我们希望此类介绍将保持经常性,并期待看到她再度光临安理会。

沈国放先生(中国):首先,我感谢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检查官卡拉·德尔庞特女士今天的通报。

我们注意到两个刑庭在过去一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卢旺达刑庭在阿卡耶苏察的判决中对 1948 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解释与适用值得各个国家给予重视。

我们理解两个刑庭一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实现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两个刑庭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其中在国家与刑庭的合作方面产生的纠纷在前南刑庭的工作中尤其突出。两个刑庭都是安全理事会以决议方式设立的。因此,有关国家应当按照安理会有关决议及刑庭规约的规定,并根据其国内法采取措施,与刑庭进行合作。

同时,刑庭在要求国家提供合作时,也应考虑到有关国家维护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合法权利,并尊重有关国家的国内法。无疑,两个刑庭今后面临的工作是艰巨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我们希望这两个刑庭的工作将是专业的、客观的、公正的,不受任何方面的政治干扰。

最后,我想重申,中国继续支持两个刑庭的工作。

加利托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道欢迎卡拉·德尔庞特女士并感谢她作的简报。

俄罗斯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并要求恰当地惩罚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冲突期间犯下战争罪行和在卢旺达境内犯下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的那些人。

我们认为,卢旺达问题法庭的工作是维护该国和邻近地区和平与安定的重要因素。法庭作出的判决政治上非常重要,对发展国际刑法也作出了实际贡献。俄罗斯

支持努力处理卢旺达问题法庭面临的组织、财政和人力方面的问题,以便使法庭迅速履行安全理事会赋予的职责和在消除有罪无罚文化方面起作用。

我们认为,设立另一个审判分庭将意味着国际社会可以指望法庭更迅速采取行动,以便在其工作中保持适当的平衡,并赶上南斯拉夫问题法庭。我们认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以提高卢旺达问题法庭的效率。为确保该国际法庭的正常运作,我们应该继续改进其程序、工作方法和结构,以及解决合格法官和行政人员供不应求的问题。我们希望检察官即将对卢旺达的访问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我们坚信法庭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赋予的职责和法庭规约、波斯尼亚和平协定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我们支持对各国提出的必须履行与该法庭合作的国际承诺的要求。但是,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和法庭规约的规定,通过有关各方与法庭的直接合作解决与这些国际承诺有关的所有问题。

不应未经发现被控告者所在国家的同意拘留他们,也不应通过对这些国家施压不当的压力获得同意。我们坚决反对密封起诉书。这种做法在有关波斯尼亚稳定部队方面发生过。这种做法超出了这种部队的权限。应该结束这种做法。此外,我们还认为科索沃和驻科部队不应出现这种做法。

我们严重怀疑所谓的密封被控告者名单的适当性。这种做法违反法庭规约和议事规则。有关国家当局和被控告者本身因而被剥夺了表明他们愿意与法庭合作的机会。为拘留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主要从这种行动可能对稳定该地区局势和推动和平进程的努力有何影响的观点加以考虑。我们不能让法庭的工作政治化;法庭的工作必须受到法律的文字的支配。

不幸的是,在法庭近来工作中,存在着丧失原则的严重情况。这些例子包括起诉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领导人和根据密封起诉书在维也纳逮捕应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邀请出席维也纳一个讨论会的斯普斯卡共和国军队总参谋长塔利奇先生。这种决定破坏了波斯尼亚、南斯拉夫甚至整个地区的稳定,是推动波斯尼

亚和科索沃解决进程的又一障碍。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科索沃的活动必须客观和严格遵循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包括第 1244(1999)号决议以及法庭规约。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必须积极调查科索沃阿族极端主义分子在整个科索沃危机期间对科索沃塞族和其他非阿族人民所犯暴行的范围。

迄今为止,我们注意到法庭显然没有做到客观,因为法庭迄今主要是集中调查针对阿族人所犯罪行。我们认为应该恰当和迅速纠正这种情况,因为不然就有理由指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实行双重标准,从而肯定不会提高法庭工作的效率。我们期望德尔庞特女士适当考虑这些原则问题,我们祝愿她的工作取得成功。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感谢主席先生召开这次会议以听取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卡拉·德尔庞特女士的通报。我国代表团研究了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交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第 6 份年度报告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第 4 份年度报告,并从中获益匪浅。我们欢迎德尔庞特女士就任检察官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会议。我们感谢她就两个法庭、特别是就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向安理会所作简明但又全面的简报。我国代表团觉得简报非常有用。

我们认为,这两个特别法庭的建立是在起诉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行的个人方面适用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发展。它体现了对和平的普遍向往和对法制的尊重,因而使国际刑法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现实和国际关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国际社会将有能力在这种罪行出现时更好地清算它们。的确,我们敢于希望,有效的国际刑法制度将成为阻止这些罪行的因素。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注意到,两个法庭已发展成为全面运作的国际刑事法院,在为受害者和证人提供保护的同时,为被指控者提供了公平的审判。我们赞扬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受害人和证人科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受害人和证人股处理

以下重要问题的方式：为出庭作证的证人提供保护措施,以及咨询和支持。我们还注意到,在若干国家的密切合作下,该受害人和证人科和股能为那些在完成作证后无法返回其各自住所的证人重新安排去处。我们认为,这是国际法庭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司法方面的拖延令我们担忧。被告已被拘留很长时期,等待审判。必须尽快对其进行审判,以承认其在没有不适当拖延下受到审判的权利。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对国际法庭议事规则和证据法规则所作的修正,其目的是精简和加快法庭审理的程序。尽管我们认识到必须尊重被告的权利,以最有效和迅速的方式审理案子,但我们也认识到,严格遵守公平审判程序的司法过程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尽管速度是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诉讼质量最为重要。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检察官能详细阐述某些阻碍迅速审判的障碍。

各国的合作对两个国际法庭工作的成功进行至关重要。鉴于国际法庭没有警察部队或能使其独立逮捕嫌疑人的管辖权,这一点对于执行逮捕令、临时拘留和把嫌疑人和被告转移到国际法庭的所在地就尤其重要。显然,执行逮捕令对国际法庭能否有效运作一直而且将继续至为重要。我们注意到,就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而言,各国对该法庭一直非常支持,但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就不完全如此,对此我们感到遗憾。

我们重申,我们对被公开指控者仍然逍遥法外感到严重关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最近的报告(S/1999/846)表明,尽管该法庭作了最大努力,某些国家的实体,主要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斯普斯卡共和国,继续阻碍该法庭实施其任务。我们同意德尔庞特女士的看法,即不应存在被指控战犯的庇护所。

我国代表团呼吁那些有能力这样做的人进行更认真和坚决的努力,以尽快将那些战犯逮捕和绳之以法。不能这样做就等于向那些罪犯发出错误的信号。遗憾的是,它也将表示国际社会缺少清算这些十恶不赦罪行的决心或政治意愿。这不是我们应该发出的信息。

尽管逮捕包括相对小人物在内的所有嫌疑人,对国际法庭的成功至关重要,但不能逮捕那些最应对残暴行为负责的人,会给国际法庭的效力遮上阴影。被指控者继续自由而不受惩罚地呆在那些国家和实体,不仅象我所说的是发出错误信号,而且有助于维持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气氛,阻碍难民的返回,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逮捕和起诉被指控战犯不仅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且将大大推动治愈创伤与和解的进程,大大推动和平的实现和巩固。

我们想感谢前检察官路易丝·阿尔布尔女士在担任检察官期间杰出地进行了其工作。我们期待着与其值得敬重的继任者德尔庞特女士在执行其繁重的职责时进行密切合作。

马来西亚继续认为两个国际法庭的工作是对在两个区域申张正义和愈合创伤过程的至关重要的贡献。我们认为它将大大推动加强在这两个区域恢复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进程。国际法庭的各方面工作都值得得到安全理事会无条件的支持。国际法庭的检察官刚才明确、强烈并直接呼吁安理会给予这种支持。

必须直截了当地处理被指控战犯仍逍遥法外和缺少给予国际法庭的支持这个问题。安理会必须对德尔庞特女士的呼吁作出适当反应。我们不能让她失望。

伯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想与其他同事一样,感谢检察官德尔庞特女士今天和我们在一起,并向我们介绍情况。我们很有兴趣地听取了这一介绍。我们认为,国际法庭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定期进行交流非常值得欢迎,我们期待着更多这样的交流。

我们想说,德尔庞特女士在扮演其新角色时表现出的令人赞赏的果断和献身精神已经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赞赏,我们对她的能力不胜信任,并期待着建立一种富有成果的工作关系。

我也同意格林斯托克大使刚才就我们感谢国际法庭工作人员的工作所说的话。我们非常赞赏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我们希望德尔庞特女士向他们转达这一赞赏。

美国象其他同事一样,对有报告说会员国未能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情况深感担忧。我们同意其他同事的意见,即各国政府必须履行这些义务,因此我们重申呼吁所有国家与国际法庭及其机关进行充分合作:具体地说,就是执行国际法庭发送给它们的逮捕令,并遵守对材料和调查的要求。

就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而言,我想说,我们同意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的各位同事的多数意见,尤其是刚才哈斯米大使的意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拘留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被指控者。塞尔维亚由于向被指控的逃亡者提供事实上的庇护,而使这一点变的难以实现。我们同意检察官今天上午把贝尔格莱德的态度描述成“彻头彻尾的藐视”。我们认为,这是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定地坚持塞尔维亚必须转交被指控者,其中包括“武科瓦尔三人”、姆拉迪奇将军、“阿尔干团”,最后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及其共同被指控者。我们还认为,拉多万·卡拉季奇必须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接受审判。那些还没有被拘留的被指控者必须明白,绝不存在他们的庇护所。我们因此不同意今天上午我们的俄罗斯同事就这一问题发表的某些观点。

关于科索沃,我们认为,国际法庭在那里的工作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我们非常赞赏今天的初步现况报告。我们理解挑战的困难程度及其范围,如果需要追加资源,包括免费提供的人员,我们希望直接听到国际法庭谈到这些需要——我们需要听到国际法庭大声和明确地谈到这些需要。

关于克罗地亚,我们欢迎最近在一个重要案例上的合作,但是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我们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就风暴和闪电行动进行合作的请求,并强烈敦请克罗地亚政府迅速照办。

就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而言,同其他同事一样,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卢旺达政府中断了就我们所了解的最近一项法庭裁决同法庭的合作,我们理解卢旺达的沮丧,但是我们希望卢旺达政府将重新考虑其决定,继续它同法庭的关系。

我们希望法庭也能就其在卢旺达的责任加速其工作。同今天早些时候发言的

福勒大使一样,我们将欢迎检察官在她结束即将进行的卢旺达之行后——这将是她对该国(这是其职责的重要部分)的第一次访问——提出一份报告,或听到检察官有关其意见和评估的某种概况。

同我们的许多同事一样,我们对不时阅读到或听到的以下说法感到忧虑:安全理事会未向两法庭提供充分支助,不论是政治、物质或预算支助。我们谨在此阐明我们听到好几个同事也这样说——美国将支持安理会成员认为对改善遵守两法庭的命令有效的各项安理会措施。我们也承认两法庭面前仍有许多挑战,我们决心帮助两法庭充分完成其任务。为此,各会员国必须为两法庭提供充足的财政和物质支助。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将迅速批准两法庭 2000 日历年的预算请求。

最后,让我再次感谢德尔庞特检察官今天同我们一起开会。我希望她同安理会保持经常和密切的关系。我们尤其欢迎在她从卢旺达返回时听到她的观感。

范瓦尔苏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荷兰同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起欢迎德尔庞特女士,并感谢她内容丰富的通报。由于我们大力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因此真的不言而喻,我们支持她。

如德尔庞特女士和其他发言者所强调,安理会应处理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家不遵守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二十九条的问题。荷兰已注意到柯克·麦克唐纳庭长 11 月 2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包括该信所附令人震惊的长列报告。

我们认为两法庭在维持和平、正义与和解方面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们也是试验场,我们正从中汲取重要教训,可用于以后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检察官要真正独立,就必须能不受阻碍、依靠所有国家的充分支持与合作来行使其职责。在这方面,荷兰感到遗憾的是某些国家和实体一贯不履行同法庭合作的责任。我们的焦点显然集中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不遵守——其总统已被法庭起诉——这并未减少我们对克罗地亚未能遵守检察官要求的关切,检察官要求它交出有关闪电和风暴行动的文件。尽管我们承认克罗地亚的记录要好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但是

克罗地亚应重新考虑其立场并毫无迟延地遵守。这些问题不能总得不到解决。

德尔庞特女士是否能将她同克罗地亚当局就此事项进行的讨论更稍多地告诉安理会呢?克罗地亚政府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会不了了之?克罗地亚坚持说闪电和风暴行动是合法的,这是离题的。需要调查的是在进行这两个行动期间是否犯了罪?任何军事行动,不论怎样有道理,都不能不受这一审查。

最后,我们谨祝德尔庞特女士履行职责圆满成功。

丰塞卡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检察官的通报,并祝贺主席召开这次重要会议。在大会就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报告进行辩论只有几天之后,安全理事会便听取了检察官的通报,这的确是有益的。

巴西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对德尔庞特女士第一次参加安全理事会表示满意。我们希望将来也有这种对话。

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她的工作,并重申我们深信德尔庞特女士将会在其前任阿尔布尔夫人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扬光大。

我将十分简短地说一下检察官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工作的一些方面。

巴西同意这一看法,即:检察官工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所得到的会员国,尤其是该区域国家和实体的支持。我们认为任何种类的阻障或不遵守都是不能容忍的。法庭的工作应该不受政治考虑的约束,而她刚才提到的工作中的困难使人们有严重关切的理由,尤其是国家拒不接受法庭管辖以及为被起诉的罪犯提供事实上的避难所。在这方面,德尔庞特女士今天出席是极为有益的,这向国际社会表明安全理事会有效地支持检察官的职务。

德尔庞特女士面临的挑战以及国际社会对其工作的重视,由于科索沃事件而大大增加了。在科索沃的初步调查表明建立法庭有多么紧迫,它不仅是伸张正义的手段,而且也是科索沃人民和解的基础。

我还要十分简短地谈一下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法庭能在报告涵盖的期间作出头四项判决,包括历史性、开创性地判定阿卡耶苏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危害

人类罪。

检察官的任务是困难的和崇高的。她的工作明确体现了以法律和正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最高理想。这就是为什么安全理事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有道义和法律上的义务支持检察官的工作。

德尔庞特女士,我祝你从现在起在你的工作中取得最大成功。

贾格内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谢检察官卡拉·德尔庞特女士的全面情况介绍和她自从任职以来迄今所做的工作。我们急切地期待着她访问卢旺达,我们将在她有机会访问该国后再就卢旺达问题法庭的工作发表看法。

然而,我们禁不住要赞扬一些非洲国家与卢旺达问题法庭进行的合作。正是由于这种合作,在此前的情况介绍中才提到了卢旺达问题法庭的相对成功。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回答是简单的。各国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否则,这些法庭在法办这些罪犯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涉及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时,有关各国应通过不再拖延地逮捕被起诉的战争罪犯来与检察官合作。如果继续为那些在逃者提供庇护,我们为促进国际刑事法而作出的集体努力将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可以说,这两个法庭所体现的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强有力机制将会丧失其存在理由。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稳定部队正在与检察官办公室进行合作,但我们对以下事实感到遗憾:一些被起诉的人由于得到某些国家的保护而使稳定部队无法对其采取行动。迄今为止搜集的法医证据和其它证据有足够的说服力劝使那些逆潮流而行的国家改变其态度,与检察官办公室进行合作。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安理会应充分承担其责任。

我们可以理解检察官为什么强调说,她的办公室不是在轻易地寻求安理会的支持。我们希望,安理会将会提供充分的支持。不要让她失望。我们承受不起让她失望的后果。

我们希望,检察官的呼吁这次将不会被当作耳旁风。我们祝德尔庞特女士在她

的努力中取得成功。

布阿莱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考虑到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科索沃发现的集体坟墓和受害者的可观数目,被起诉者的数目似乎相当低。如果我们考虑到所发生的屠杀和罪行的残暴性,我们就会提出以下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在受害者数目与被起诉和受审的人数之间存在着这样明显的不平衡?高级官员和领导人中间特别是如此。那些领导波斯尼亚的屠杀并随后又在科索沃出现的指挥官仍然逍遥法外。难道是现代调查方法,包括卫星技术的使用在寻找这些人方面证明是无能为力的?还是某些方面不想把这些人绳之以法?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指出,在将这些人绳之以法的问题上,这个体系似乎非常温和,而证据时间久了很可能会消失。

象她的前任一样,德尔庞特女士告诉我们说,在提供有关被起诉者的消息以期将他们绳之以法方面,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往往是靠不住的。她报告说,这些国家并不总是提供要求它们提供的情况。

我们也不理解这种建立在与安理会为此目的设立的法庭的迟缓合作基础上的正义;难道我们需要比集体坟墓更有说明力的证据吗?我们知道,有些受害者是在最骇人听闻的情况下被杀死的,其残暴程度令人想起黑暗时代。我们想提醒各方,这些拖延,宽容和不与法庭合作的做法只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有害后果。

我们想提醒各方警觉那些逍遥法外的罪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罪犯如不加以法办将会无顾忌地犯下其它可怕罪行。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蒙加拉-穆索齐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我们也感谢德尔庞特女士刚向安理会作的汇报,我们鼓励她采取主动访问前南斯拉夫,并很快也访问卢旺达。我们认为,不可否认的是,为处理严重违反人的尊严的行为而设立国际刑事法庭代表了对在任何地方所发生的任何暴行不受惩罚现象的坚决反对。在巴尔干地区和在卢旺达发生的违反人权行为是在蓄意无视世界良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建立这两个机构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适当的和合法的。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与这两个法庭充分合作,而不以任何方式谋求影响它们的运作。我们想向稳定部队在逮捕罪犯方面的工作致以其应得的敬意。我们感谢那些为调查工作作出贡献的国家。我国赞赏这两个法庭的值得赞扬的工作,并将尽力与其充分合作。

最后,我不能不祝德尔庞特女士在她的工作中取得一切成功。

西伦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赞扬你和你的代表团组织这个重要会议。我们还想欢迎卡拉·德尔庞特女士并感谢她的很有用处的情况介绍。

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我们赞扬这两个法庭的检察官、法官和工作人员为促进司法正义而作出的努力,并鼓励他们继续其工作。我们赞赏德尔庞特女士亲身积极致力于司法正义。我们认为,她准备对卢旺达进行的访问将进一步促进这个事业。

正如德尔庞特女士正确表明的那样,法庭的有效运作需要得到会员国的合作。因此,我们要求会员国在执行逮捕令和把证人迁至第三缔约国方面继续合作。同样,有能力的会员国也应积极考虑秘书长发出的提供监狱设施关押被卢旺达问题法庭定罪人员的呼吁。必须给两法庭提供执行任务所需资源,这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最后,我国代表团也同加拿大和其它国家代表团一样,期望德尔庞特女士在访问卢旺达后提出更详尽的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纳米比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话。

我现在以斯洛文尼亚代表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同安理会其他同事一起,对德尔庞特女士非常实质性的情况介绍表示赞赏。我们同许多其他人一样,也期待着她进一步介绍情况,其中特别包括她访问卢旺达的报告,我希望她对卢旺达的访问将使安全理事会再有一次机会同德尔庞特女士会晤,以便充分讨论同该法庭有关的各项问题。我们也同意人们在今天讨论期间支持德尔庞特女士的种种表述。

法庭的演变和检察官的工作迄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是必须加以

强调的基本点。重要和有效的司法机构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创建起来。这是国际合作的一项重大成就。为建立全面国际刑事司法制度创造了真正的基础。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这种演变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其中当然包括这些司法机构的内在重要性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包括国际法律专业界的支持。但首先,这种演变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提及的各位法官、检察官和该机构其他工作人员发扬敬业精神、具有崇高品德和作出坚定承诺。

德尔庞特女士解释了其中的若干问题,特别是有些国家和实体不同检察官合作的问题。我认为,这方面的基本原则是,必须把被告移送法庭审判,法庭和检察官的管辖权不能受到国家的挑战。这是一项基本原则,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对此没有争议。

现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安理会是否需要作出额外决定和作出何种决定。安理会成员提到了可能进一步采取的措施,对此安理会应该进一步加以考虑。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发起一个进程,对下一步要采取的步骤进行进一步更详尽审议。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支持和加强它所创立的司法机构的效力。我要请安理会成员考虑如何发起这一进程。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能。

我请德尔庞特女士对评论和所提问题作出回应。

德尔庞特女士(以法语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不仅对我、而且首先也对多年从事这项经常非常困难的工作的我的所有同事们表示鼓励和祝贺。我要提及,坐在我后面的我的副检察官自法庭成立以来一直在法庭工作,他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同事。

我愿对提出的问题作简短解释。

首先,我要谈谈我们的物质和人员需要。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在第五委员会发言。我们提出了一个我称之为的不过分请求。我们要求 41 个增设职位,其中 27 个完全用于科索沃的调查工作。我们已在科索沃打开 160 个万人冢,还有 300 多个万

人冢尚待打开。我认为明年必须完成这项工作。我不希望仅仅因为我们不能开掘万人冢中的尸体,而把它们留在那些坟中几年。我要尽力明年挖掘它们,以便使我们能够清楚了解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因此,在我要求的 41 个职位中,27 个完全用于科索沃。

我不会麻烦各位成员听我论述我要求的其他职位,但我要表明,我要求两个金融工作队职位。我们建立金融工作队是因为逃犯为逍遥法外需要资金。有某种迹象表明,他们的钱可能也同为筹资逃亡而犯下的腐败罪行有关。我认为,检察官有责任没收逃犯银行帐户中的财产,以便法官可以在审判这些案件时决定由谁接受本办事处冻结的资金。在这方面,我当然特别想到受害者家属。

我现在要谈谈我们遇到的障碍,特别是审判和预防性拘留时间问题。我们正在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我衷心希望我们能够找出解决办法。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预防性拘留时间问题。一旦作出逮捕,检察官办事处就准备在 30 至 60 天后上庭,但鉴于其他审判正在进行之中,审判分庭无暇它顾,因此不可能开始新的审判。因此,预防性拘留可能旷日持久。我对此日趋感到关切。我要指出一些统计数字。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三项审判,但八项起诉已准备上庭。我们尚不知道何时可以为这些案件确定日期。

就调查活动的性质而言,我听说有人怀疑我们进行片面调查。这是不正确的,我绝对否认这一断言。情况并非如此,但我可以理解,特别当起诉书尚未发出时,我们调查发现的数据不被大家视为具有官方性质。我可以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成员保证,在本办事处正在进行的调查中,被告不仅有塞尔维亚人,而且也有穆斯林和科索沃解放军(科解)成员。我愿在这方面表明,在调查科解嫌犯方面遇到困难是前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态度造成的。我们调查涉及的许多塞尔维亚受害者都在塞尔维亚避难。我们无法进入塞尔维亚;我们不能去那里;我们已不得不关闭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办事处。如果无法重新开设该办事处,并接触受害者,这些调查就难以取得结果。我们正在设法到那里去,并希望明年发出起诉书。

关于同克罗地亚的问题,在我们访问萨格勒布期间,同我们打交道最多的或许是克罗地亚司法部长和外交部长。关键要点是,克罗地亚司法部长质疑法庭有管辖权。我已设法让政治当局理解,质疑管辖权应在审判中提出,不能在审判开始前进行,而且通常我们不接受这种例外。我愿意找到办法,同克罗地亚政府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否认我有管辖权,这使我甚至很难同他们讨论。

我在访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时,到了斯普斯卡共和国并会见了总理,他表示打算同我们更多的积极合作。我提醒他,该共和国境内或许有约 25 名逃犯。我非常希望总理给我们的口头保证不久能变成逮捕。

关于密封的起诉书,确实有没有公开的起诉书。我只想说,在各国制度中,也不在执行前在国际互连网上或报上公开起诉书。我们也这样做。我还要说,我的前任路易丝·阿尔布尔认为这种侦查方式很重要,而且得到审判分庭和上诉分庭的支持。因此从法律和司法上讲,这在本庭规则和《规约》中是有规定。我打算继续采用密封起诉书的做法,因为我还有 30 多名未捕的逃犯,虽然他们的逮捕证 3 、 4 年前已签发。我特别对那些有关的国家说,我准备讨论这些密封起诉书,但是在这些国家逮捕了所有消遥法外者之后。

最后我要谈卢旺达。确实,我将要访问卢旺达。我将非常仔细地处理问题。问题已经出现,但是上诉分庭在其裁决中裁定,应把被押者移交喀麦隆国。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非洲国家不能插手开始对一名有重大嫌疑的嫌犯——我得到这样的保证,但我要去看看——进行刑事侦察。我将回来向安理会报告有关卢旺达的进一步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德尔庞特女士所作的澄清和解答。

我的名单上已没有其他发言者。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此议程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审理此案。

下午 1 时 05 分散会